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九十六至一百一

詳校官中書臣吳　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馬步蟾

古今說海卷九十六

明 陸楫 編

說畧十二 雜記十二

鐵圍山叢談 宋 蔡絛

太祖皇帝應天順人肇有四海受禪行八年矣當乾德之五祀而五星聚奎明大異常奎下當曲阜之墟也時太宗適為兗海節度使則是太宗再受命之祥此所以

國家傳祚聖系皆自太宗應符既同乎漢祖而卜年宜過於周歷矣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者一日輦下市肆有丐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主人遜謝久不得解衆方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刺丐者死遺其刀而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翊日聞奏太宗大怒謂猶仍五季亂習乃敢中都白晝殺人即嚴索捕期必得有司懼罪久之迹其事乃主人不勝其憤而殺之耳獄具太宗喜曰卿

能用心若是雖然第為朕更一覆毋枉焉且攜其刀來
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詞并刀上太宗問審予曰審矣
於是顧旁小内侍取吾鞘來小内侍惟命即奉刀内鞘
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寧不妄殺人
政和初間治極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芝草者動三二
萬本蘄黄間至有一鋪二十五里遍野而出汝海諸郡
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伊陽太和山
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慙色及復上奏山崩者出水晶

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五十斤而多至數十百匣來上又長沙益陽縣山溪流出生金重十餘斤後又出一塊至重四十九斤他多稱是

冠禮肇於古國初草昧未能行因循至政和始講焉是時淵聖皇帝猶未入儲宮也初以皇長子而行冠於是天子御文德殿百僚在位命官行三加禮是日方樂作行事而日為之重輪也先是諸王冠止於宮中行世俗之禮謂之上頭而已繇是而後天子諸子咸冠于外庭

蓋自淵聖始

開寶初車駕親征僞漢引汾水灌太原城時盛夏藝祖露臂跣足亦不裹頭手持刀坐黃蓋下督兵吏運土築堤以堰汾河城上望見矢石雨至不避也水浸城者餘數版而已又命水軍乘舟焚其譙門幾陷會班師獲免其後遼有使於僞漢者見水退而城始大圮乃笑曰南朝知壅水灌城之利且不知灌而決之則無太原矣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

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為駐節而禱之
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
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
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
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
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
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
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

也

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爲亡至一切聽之反棄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億中以爲信也先魯公生慶歷之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爲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或不多取之能道位極人臣則不過三數及逢時遇主君臣相魚水而後操術者人人爭談格局之高推富貴之繇徒足發賢者之一笑耳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内有鄭氏者貨粉於市

家傾贍給俗號鄭粉家偶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與曾公合於是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時人亦為之傾聳長則恣其所欲為鬭雞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有八春末攜妓從浮浪人躍犬馬游金明自苑中歸上下悉大醉矣馬忽駭入波水中浸而死

昔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為天水碧天水國姓也當是時藝祖方受命言天水碧者世謂逼迫之兆未幾王師果下建業及政和末復為天水碧時爭襲慕江南風流吾

獨惡之未幾金人寒盟豈亦逼迫之兆乎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温公適倅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温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以聞遂為西羌敗我師破其堡殺一副將朝廷深詰龐公擅興詰責不已龐公既素重温公之賢終弗自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益默不語温公遂獲免嗚呼龐公其真可上接古人千載之風矣

王荆公介甫熙寧末語叔父文正公曰天不生才且奈

何孰可繼吾執國柄者乎乃舉手屈指曰獨兒子也蓋獨元澤因下一指又曰次賢也又下一指即又曰賢兄如何謂魯公則又下一指沉吟者久之始曰吉甫如何且作一人遂更下一指則曰無矣是時元澤未病吉甫則已隙云

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遭逢累代旌表號義門姚家也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婦又卒弟獨與小兒同室處焉度百許日其家人忽聞弟室

中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弗信也因自往聽之審一日勵其弟曰吾家雖驟衰且世號義門吾弟縱喪偶寧不少待方衰絰未除而召外婦人入舍中耶懼辱吾門將奈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夜所與言者乃亡婦爾兄瞠愕詢其故則曰婦喪踰月即夜叩門曰我念兒無乳至此因開門納之果亡婦遂徑登榻接取兒乳之弟甚懼自是數來相與語言大抵不異平時懼其怪而不敢駭兄也兄念家道死喪殆盡今手足獨有二人此是欲

亡吾弟爾且弟計不忍絶然吾必殺之因夜持大刀伏于門左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門而入者兄盡力以刀刺之其人大呼而去旦視之則流血塗地兄弟因共尋血蹤至於墓所則弟婦屍横墓外傷而死矣會其婦家適至睹此而訟于官開墓則空棺耳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獄中姚氏遂絶

任宗堯者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樂後改服武弁終贈觀察使宗堯多藝能洞曉天官律呂蓋傳授於魏漢律

先生宗堯始仕宦時即喜功名大觀末從尚書王寧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為上節至四明則放洋而去不十日四明忽傳副使船壞人為痛之始宗堯將登舟則寄所齋玩好琴書於相識故人家而邁及是傳也其故人者嗟惻一旦有女奴忽暴病不省遂為宗堯音詐其故人曰某所以涉鯨波萬里本希尺寸賞不謂遽持千金之軀而葬於魚腹故人念乎某所寓三琴實平生愛賞甲可歸之我家乙亦奇古當奉故人下者可與某凡

所寓篋笥中百物歴歴分區不遺毫髪其故人大駭為奠哭久之女奴始甦翊日則四明一郡皆傳謂使者舟壊信矣其後使人自髙麗歸上下一無恙故人者得見宗堯歡喜竊笑獨異於常宗堯始疑而詢焉方道其事乃知為黠鬼所侮

雒陽大内興立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藝祖嘗欲都之開寶末幸焉而宫中多見怪且適霖雨徒雩祀謁見上帝而歸是後至宣和又為年百五十久虚曠盖自金鑾殿

後雖白晝人不敢入入亦多有異蟲或大於斗蛇亦為巨蟒日夜絲竹歌哭之聲不絶也宣和末有監官吳本者武人恃氣不畏事夏月因納涼於殿廡間至晡時後天尚未昏黑而從者堅請歸舍不聽俄忽聞蹕聲自内而出即有衛從繽紛執紅銷金籠燭者數十對成行羅列中一人衣黃人如帝王狀胷間尚帶鮮血擁從甚盛徐行由殿廡從本寓舍前過本與其從者急趨入戶避之得詳瞰焉最後有一衛士似怒本納涼故妨其行從也

乃以手兩指按其臥榻之四足遂穿磚而陷于地頃刻轉他殿而去遂忽不見本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圖畫所見徧以示人雎陽士大夫多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吾頃嘗閱是事第流落不偶久而十忘七八矣劉器之安世元祐臣也晚在雎陽以錢二十萬鬻一舊宅或謂此地素凶不可止器之不信始入即有蛇虺三四出屋室間呼僕厮屏去則率拱立謂有鬼神不敢措手器之怒叱命家人輩自納諸筐篚而棄諸汴流翊日

則蛇出益多再稟輒復又倍會不浹旬乃至日得五七篚不已也器之不樂因自焚香於土神祠前曰此舍某已用錢易之即是某所居矣蛇安得據以爲怪乎始猶覬神之有職而令悛革今數日怪益出是神之不職爾固當受罰雖願仍其舊貫不可得矣顧從者盡掊土偶五六擲之河中召匠改塑由是怪不復作

王晉卿家舊寶徐處士碧檻蜀葵圖但二幅晉卿每歎闕其半也徽廟一旦訪得之乃從晉卿借半圖晉卿惟

命但謂端邸愛而欲得其祕爾徽廟命匠者褾軸成全圖招晉卿以觀因卷以贈一時盛傳人已悚異厥後禁中謂之就日圖者是已太上天縱雅尚已著龍潛之時也及即大位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自崇寧始命宋喬年掌御前書畫喬年後罷去而繼以米芾輩至末年尚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熙朝盛事也吾以宣和歲癸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黄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顔魯公墨迹至八百餘幅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

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計獨兩晉人則有數矣至二王破羌洛神諸帖真奇絶蓋亦為多焉又御府所祕古來丹青其最髙遠者以曹不興玄女授黄帝兵符圖為第一曹髦卞莊子刺虎圖第二謝雉烈女完節圖第三自餘始數顧陸僧繇而下不興者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髙貴鄉公也謝雉亦晉人烈女謂緑珠實當時所筆又加顧長康則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黄龍負舟圖皆神絶不可一二紀次則鄭法士展子虔有北齊後主幸晉陽

宮圖文書法從圖之屬大率奇特甚至唐人圖牒已不足數然唐則度人經者乃褚河南書字而閻博陵繪其相類多有此于今無復茲睹矣每令人短氣蓋時既好尚世因為之貨賂亦為時病此則良過矣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後世由漢武帝汾陰得寶鼎因更其年元而宣帝於扶風亦得鼎款識曰王命元臣官此物色及後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南單于遺憲仲山甫古鼎有銘而憲遂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記所彰灼

者迨魏晉六朝隋唐亦數數言獲古鼎器梁劉之遴好古愛奇在荆楚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宫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為事獨國朝來浸以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為之倡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原父君謨東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長安號多古簋敦鏡甗尊彛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書名集古録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款

由是學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風遂一煽矣元豐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時實善畫性希古則又取生平所得暨其閒睹者作為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流至元符間太上皇即位憲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崇尚及大觀初乃倣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者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既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為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矣獨政和間為

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哂者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鐘而後得以作大晟樂及是又獲被諸制作於是聖朝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先代嘗有旨以所藏列崇政殿暨兩廊召百官而宣示焉當是時天子尚留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瑣闥密窺聽臣僚訪諸左右知其為誰樂其博識味其議論喜於人物而百官弗覺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間物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

和後則咸蒙貯録且累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又刱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傳古尚古等諸閣咸以貯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益爛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之敦尚考驗者俄遇僭亂側聞都邑方傾覆時所謂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風烈悉入金營夫以孔父子產之景行召公散季之文辭牛鼎象樽之規模龍瓿鴈燈之典雅皆摧残

於兵火淪沒於窮荒幾無有存者文武之道中國之恥莫甚乎此言之可為於邑至於圖録規模則班班尚在期流傳於不朽云作古器説

藝祖始受命久之陰計釋氏何神靈而患苦天下令我抑嘗之不然廢其教矣日且暮則微行出徐入大相國寺將昏黑俄至一小院户旁望見一髡大醉吐穢于道左右方惡駡不可聞藝祖陰怒適從旁過忽不覺為醉髡攔胷腹抱定曰莫發惡心且夜矣懼有人害汝汝宜

歸內可亟去也藝祖默心動以手加額而禮焉髭乃舍之去藝祖還內密召忠謹小璫爾行往某所覘此髭在否且以其所吐物狀來及至則已不見小璫獨爬取地上所吐狼藉至御前視之悉御香也釋氏教因不廢

宣和歲己亥夏都邑大水幾冒入城隅高至五七丈久之方得解時泗州僧伽大士忽見於大內明堂頂雲龍之上凝立空中風飄飄然吹衣為動旁侍惠岸木义皆在焉又有白衣巾裹跪於僧伽前者若受戒諭狀莫識

何人也萬衆咸睹迨夕而沒白衣者疑為龍神之徒為僧伽所降伏之意爾上意甚不樂

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實上元節故事天子御樓觀燈則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又于時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幙重密下無由知是日上偶獨在西觀上而宦者左右皆不從其下則萬衆忽有一人躍出緇布衣若僧寺行童狀以手指簾謂上曰汝是某邪有何神乃敢破壞吾教吾今語汝報將至矣吾猶

不畏汝汝豈能壞諸佛菩薩邪時上下聞此皆失措震恐捕於觀下上命中使傳呼天府亟治之且親臨其上則又曰吾豈逃汝乎吾故示汝以此使汝知無奈吾教何爾聽汝苦吾吾今不語矣於是箠掠亂下又加諸炮烙詢其誰何畧不一言亦無痛楚狀上益憤復召行天法羽士曰宋沖妙世號宋法師者亦神奇至視之則奏曰臣所治者邪鬼此人者臣所不能識也因又斷其足筋俄施刀臠血肉狼藉上大不怡為罷一日之歡至暮

終不得為何人付獄盡之嗚呼浮圖實有人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人初不大聽重之也一日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寺而韓生亦來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共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争戲之曰子何為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辦治殽

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俄日暮風益亟燈燭不得張坐上墨黑不辨眉目矣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謂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寧可用乎韓生為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微子不克發我意即狼狽走從舟中取籃杓而一揮則白光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大晴夜月色瀲灔秋毫皆睹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人也

奉宸庫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攬權綱不欲付諸臣下因踵藝祖故事檢察內諸司於是乘輿御馬而遍歷內中諸司大駭懼經數日而止因是併奉宸俱入內藏庫時於奉宸中得龍涎香二琉璃缶玻瓈母二大篚玻瓈母者若今之鐵滓然塊大小猶兒拳人莫知其力又歲久無籍且不知其所從來或云柴世宗顯德間大食所貢又謂真廟朝物也玻瓈母諸璫以意用火煅而模寫之但能作珂子狀青紅黃白隨其色而

不克自必也香則多分錫大臣近侍其模製甚大而外視不甚佳每以一豆大爇之輒作異花氣芬郁滿座終日略不歇於是太上大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収取以歸中禁因號曰古龍涎為貴也諸大璫爭取一餅可直百緡金玉為穴而以青絲貫之佩于頸時於衣領間摩挲以相示由此遂作佩香焉今佩香蓋因古龍涎始也

于闐國朝貢使每來必攜其寶鐺以往反自國初迨今

如是也我主客備見之實一鐵鐺爾蓋其來道涉流沙踰三日程無薪水獨挈其水而行是鐺者投以水頃輒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實之

金蠶毒始蜀中近及湖廣閩粵浸多有人或舍去則謂之嫁金蠶率以黄金釵器錦叚置道左俾他人得焉鬱林守為吾言嘗見福清縣有訟遭金蠶毒者縣官治求不得蹤或獻謀取兩刺蝟入捕必獲矣蓋金蠶畏蝟蝟入其家金蠶則不敢動雖匿榻下墻罅果為兩蝟擒出

之亦可駭也又嶠嶺多蜈蚣動長二三尺螫人求死不得然獨畏托胎蟲多延行井幹墻壁上蜈蚣雖大偶從下過托胎蟲必自落於地蜈蚣為局縮不得行托胎蟲乃徐徐圍繞周匝蜈蚣愈益縮然後登其首陷腦而食之以故人遭蜈蚣害必取托胎蟲涎輒生擣塗焉痛立止且金蠶甚毒若有鬼神蜈蚣若是之强且大也然蝟捕金蠶托胎制蜈蚣物理有不可致詰而不可不知者如此

往時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歲以天中重陽時開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貨其間號名藥市者於是有於窻隙間呼貨藥一聲人識其意亟投以千錢乃從窻隙間度藥一粒號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夫迹既叵測故時多疑出神仙政和間祐陵以仁經惠天下嘗即上清寶籙宮之前新作兩亭左曰仁濟給藥治疾苦右曰輔正主符水除邪鬼因遂詔海内凡藥之治病彰彰有聲者悉索其方書上之於是成都守臣監司奉命相

與窮其狀乃始得售解毒丹家葢世世懼行毒者讎害故匿其迹非有所謂神仙也既據方修治得其全即并藥奏御事下殿中省上曰朕自弛天子所服御以濟元元毋煩有司也由是殿中省羣醫師驗其方則王氏博濟方中之保靈丹方爾當是時尤子行適領殿中監事故獨得其詳吾洛南來用是藥嘗救兩人食胡蔓草毒得不死葢不可不書

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

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時二徐坐游燕汚亂亡其國

莊宗平蜀後二徐隨王衍歸中國半塗遭害焉及孟氏

再有蜀傳至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宮詞者是也國

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隨昶歸中國昶至且十日

則召花蕊夫人入宮中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嘗造

毒屢爲患不能遂太宗在晉邸時數諫昌陵而未克去

一日從上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

擬走獸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而死始所傳多偽不知

蜀有兩花蕊夫人皆亡國且殺其身
江湖間小龍號靈異見諸傳説甚悉崇寧中淮水暴漲
而汴口檣舟不能進一日昧爽小龍者出運綱之舟尾
有柂工之婦不識也謂是蜥蜴撥置之則又緣柁而上
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隨擊霹靂大震一聲汴口官私舟
船七百隻皆自相撞擊俱碎死數十百人朝廷聞而不
樂第命官為賑卹焉會發運使上計而小龍者又復出
大漕甚窘懼乃焚香祝之願與王偕上計入覲天子可

乎龍即作喜悅狀因舉身入香匳中不動大漕遂攜至
都輦先以示魯公得奏聞上遣使索入內為具酒核以
祝之龍輒躍出匳中兩爪據金盃飲幾釂於是天子異
之取大琉璃合貯龍為親加封識焉降付都城汴水之
都門外小龍祠中一夕封識宛如故視缶中龍則已變
化去矣上喜加封四字仍大敞其祠宇至大觀末魯公
謫東南舟行始抵汴口而小龍又出迓魯公然小龍所
隸南北當江湖間素不至二浙也政和壬辰魯公在錢

塘居鳳山之下私第以正月七日小龍忽出佛堂中於是家人大小咸歎異疑必有故明日而召命至復加六字王及靖康之初家破魯公貶嶺外吾從行至江陵將遵陸出鼎澧間公畏暑因改舟行下江陵憩渚宫之沙頭一倉官廨舍繞弛擔則龍復出見魯公為之涕下且感念龍神乃不忘恩舊如此吾戲公曰固知小龍之必來爾公謂詢其故吾曰此亦出公之門也苟每加意於是無世情者則今日必來使此龍一出世間有世情當

又不來是烏足辱人懷抱耶公乃收淚而笑

嶺右俗淳物賤始吾以靖康丙午來博白時虎未始傷人獨村落間竊羊豕或婦人小兒呼噪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嘗過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虎來瞰籬客懼民曰此何足畏從籬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視猶犬然十年之後流寓者日衆風聲日變百物湧貴而虎浸傷人今則啗人與內地弗殊風俗澆厚亦及禽獸耶先王中孚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博白有遠村號録含皆高山大水人跡罕及斗米一二錢蓋山險不可出有小江號龍潛魚大者動長六七尺癡不識人村民自誇我山多鳳凰吾且謂妄從而詰之則曰其大如鵝五色有冠宰居大木之顛穴木而巢焉遇天氣清明必出出必雙飛所過則諸鳥斂翼俛首而伏不敢鳴者久之吾歎曰此真鳳凰也古人謂南方丹山產鳳為信

古今說海卷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九十七

明 陸楫 編

說畧十三 雜記十三

孔氏雜說 宋孔平仲

漢孔安國字安國晉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德文字德文會稽王名道子字道子乃至北史慕容紹宗馮子琮魏蘭根南史蔡興宗唐郭子儀辛京杲戴休顏張

孝忠尚可孤孟浩然顔見遠田承嗣田承緒張嘉貞字文審李嗣業皆以名為字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禎之王允之子晞之晞之子肇之王晏之子崑之崑之子陋之皆三世同用之字胡母輔之子謙之吳隱之子瞻之顧悅之子愷之皆兩世同用之字

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作趙同

范煜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改作太字

李翺父名楚金故其所為文皆以今為玆韓愈作諱辯持言在不言徵之說故父名仲卿未嘗諱焉晉曹志者植子也奏議武帝云榦植不强不諱植字三國時猶不諱其君呂岱傳張承與岱書云功以權成是斥孫權名也

文王可以為文君張衡賦文君為我端著是也北狄可以為蠻史記匈奴傳獫狁葷粥居于北蠻是也二典可以為謨馬融曰戛擊鳴球載於虞謨是也堯典亦可謂

之唐書吳陸抗傳靜言庸違唐書攸戒是也詔可以為禹樂史記禹興九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稱帝史記夏紀帝桀是也獻俘不獨人也物皆可以為俘俘取也書云俘厥寶玉是也匄不止于自乞也與人亦可稱匄前漢廣川王越傳盡取善繪匄諸宮人注匄遺也賄不獨賂也賜皆可以為賄書賄肅慎之命是也診不止脉也視物皆可以為診後漢王喬傳尚方診視舄是也餉不止飲食也贈皆可以為餉魏文紀注以詩賦餉孫權徐

孝穆有荅餉鏡詩是也城邑亦可謂之弊趙世家馮亭以城市邑十七弊吾國是也稱譽亦可謂之薦伯夷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是也

龍不獨以譬君德凡有德者皆可以龍言也諸葛亮嵇康皆號臥龍孔融薦禰衡云龍躍天衢袁宏贊武侯云初九龍盤雅志彌確樊英傳注安帝徵隱士策文云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許劭許虔汝南平輿音預人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唐烏承玼與兄承恩人號轅門二

龍陰與謂貴人曰亢龍有悔以譬外戚之象如此之類甚多然則龍不止比君德矣

父命得為赦後漢樊重焚券諸子從敕是也叔可稱大人疏受對疏廣云從大人議是也毋亦稱大人前漢淮陽獻王傳張博云王遇大人亦解後漢范滂就獄與毋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恩是也父可以稱聖善楊修答曹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人臣不嫌稱萬歲馬援傳援釃酒享軍士皆伏稱萬歲是也上父母壽可稱萬壽

潘岳閒居賦稱萬壽以獻觴是也屋之高嚴通謂之殿
前漢霍光傳鴞鳴殿前樹上黃霸傳郡國上計長史一
輩先上殿是也白事丞相亦可謂之奏事魏相傳帶劒
奏事是也造謁人亦可謂之朝司馬相如傳臨邛令日
往朝相如是也人臣得言垂拱薛宣自言垂拱蒙成是
也人臣得言端拱謝子言端拱笑咏謝鯤言端拱廟堂
是也人臣得言諒闇山濤傳武帝詔云山太常雖居諒
闇是也人臣得稱聖君賢君晉曹攄一縣號曰聖君薛

宣傳屬縣各得賢君是也

漢時射策對策其事不同蕭望之傳註云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擇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以觀其文辭定高下也晉史濳京為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曰辟士為不孝邪答曰今為忠臣不得為孝子亦射策遺法耳

相之不可憑也南史庾夐家富于財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顒頰開張人皆謂必為方伯及魏尅江陵夐以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蘊面甚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唐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出家可免死渾不從仕至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為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二終於中領軍耳史氏以為蹉跌吾以為相不可憑也

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法師每

嗟陵早夭陵仕至太子少傅年至七十七唐孔若思傳孔季詡擢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達可比衛琢而季詡終于左補闕使徐陵夭而不壽季詡遂至顯官則人遂以為風鑒之驗矣吾以此知風鑒之不可憑也

佛果何如以舍身為福則梁武以天子奴之不免侯景之禍以莊嚴為功則晉之王恭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其後斬于倪唐以持誦為獲報則周嵩事佛精進王敦害之臨刑猶如市誦經竟死刃下佛果何如哉

佛出於西胡言語不通華人譯之成文謂之經而晉人諸君子甚好于此今世所謂經說性理者大抵多晉人文章也謝靈運繙經臺今尚存焉唐傅奕謂佛入中國孅兒丐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姚元崇治令其說亦甚詳霍去病破匈奴獲休屠祭天金人注祭天以金人爲主休屠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其後休屠王太子歸漢以金人之故賜姓金氏即日磾也據此則前漢時佛像已入中國矣凡今之佛像皆祭天之主也其盛有天助

馬爾後漢明帝夢見金人以為佛於是遣使天竺國圖其形像楚王英始信其術齋戒祭祀陶謙傳笮融大起浮屠寺作黄金塗像浴佛設飯前漢西域傳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塞先得反捐毒即身毒天竺也後漢襄楷傳注浮屠即佗聲之轉耳史記大月氏傳身毒國在大夏東南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按後漢西域傳天竺一名身毒令浮屠像多赤足此卑濕暑熱

之驗也又云其民乘象以戰今浮屠像亦跨象云

霍去病傳諸宿將嘗流落不耦注流謂遲留落謂墜落

據出處流字合作留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紀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名煓他官切一名執嘉高后紀載高祖母曰

昭靈后

管仲謂之管敬仲出左傳閔公元年子產謂之子美出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原憲字子思出史記張宗字諸君

杜茂字諸公陳忠傳記注施延字君子出後漢書四皓名氏鄉里可見者東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朝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夏黄公姓崔名郭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黄公陶潛作聖賢羣輔録云出皇甫謐高士傳揚雄所稱李仲元者名弘出蜀秦宓傳鄭子真名樸嚴君平名尊出前史王貢兩龔傳注伯樂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出莊子馬蹄疏莊周字子休出列子辛計然范蠡師也姓辛氏字子文或曰計研或曰

計倪出史記索隱杜康字仲寧出魏武短歌行注楚狂
接輿姓陸氏名通師曠字子野並出莊子疏伯夷姓墨
名允字公信孤竹君之子也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弟
也夷齊謚也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
齊隋婦人施冪䍦全身障蔽也唐永徽以後皆用帷帽
拖裙到頸漸為淺露若今之蓋頭矣先是婦人猶乘車
興唐乾元以來乃用兜籠若今之檐子矣唐志載咸亨
中勑云多著帷帽遂棄冪䍦曾不乘車別坐檐子

謂人為明公閣下之類亦可謂之高明孔融傳李膺謂融曰高明必為偉器又曰高明父祖與僕有舊恩明公亦可謂之仁公温嶠書與陶侃謂侃為仁公明府亦可謂之明庭張儉傳李篤謂毛欽曰雖好義明庭今日載其半矣賢相亦可謂之賢宰左雄傳論曰陳蕃楊秉世稱賢宰

昔時文字未有印板多是寫本齊宗室傳衡陽王鈞常手自細寫五經置于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今之更點擊鉦唐六典皆擊鐘也太史門有典鐘二百八十人常擊編鐘

令公家文字用仰字北史時已有此語北齊孝昭皇帝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

俗所謂累重亦有所出也前漢西域傳屯田輪臺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注累謂妻子家屬也

俗所謂阿誰三國時已有此語龎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為是

俗所謂日子亦有所出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然則日子日時也

工夫或作功字魏志王肅傳太極已前功夫尚大也

俗所謂停待晉書已有此語愍懷太子傳陛下停待是也

俗所謂日許者爾許也聲之訛也啓顏録詠短人云城門爾許高故自匍匐入

俗呼抽替南史殷淑儀孝武帝之貴妃也有寵而薨帝

思見之遂為抽替棺欲見輒引替覩屍

前鮑宣傳注持時夜行夜行如今持更是已持時如今報時是已漢官儀黄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如今五更也

俗呼牝馬為課馬出唐六典凡牝四游而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謂歳課駒犢

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

不為列侯不得稱也然則婦人稱太者蓋如是耳

古今說海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九十八

明 陸楫 編

說畧十四 雜記十四

瀟湘錄 唐李隱

高宗承祧後多患頭風召醫於四方終不得療有一宮人忽自陳世業醫術請修合藥餌高宗初未之信及堅論奏遂令宦者監之修藥宮人開坎作藥爐穿地方深

一二尺忽有一蝦蟆跳出如黄金色背上有朱書字宫人不敢匿其事乃進於上高宗不曉其兆遽命放於後苑池内宫人遂别擇地穿藥爐方深一二尺復得前金色蝦蟆又聞於上上惡之以為不祥命殺而棄焉至夜其修藥宫人及宦者皆無疾而卒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攜一藥壺於城中賣藥得錢即轉濟貧乏自不食時或飲淨水如此經歲餘百姓賴之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或自游江岸閒眺永日又或登

高引頸不語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人一身便如一國也人心即帝王也傍列臟腑即宰輔也外具九竅即羣臣也故心病則内外不可救之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止之乎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心無病則餘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也況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自亂也又何能救病此猶

家國任人也老夫賣藥常以此為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恣納其病以至於良醫自逃名藥不效猶不自知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壺中唯選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謫罪已滿今却歸島上俄化為一白鶴飛去其衣與藥壺並沒於水求尋不得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璧性敏慧林甫憐之忽一日卒然而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曰死時到何處見何事

因何却得生也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來擒去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一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旨見殿上捲一朱翠簾依稀見一貴人坐臨階砌似剸斷公事殿前東西立仗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擕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安祿山及祿山後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

之數雖將足壽命之數未足如何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故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禄山之後數人僭為偽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時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亦合罹亂惶惶至矣廣害黎元必至傷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速舉而行之無失他安禄山之時也又謂朱衣

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曰唯受命而退
俄頃有一朱衣捧文簿至奏言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
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効力甚苦
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末代
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奏訖又退及將日
夕忽殿上有一小兒急喚蒼壁令對見蒼壁方子細見
殿上一人坐碧玉案衣道服戴白玉冠謂蒼壁曰當却
回寄語李林甫速來歸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也蒼壁

尋得放回林甫知必不久時亂矣遂潛恣酒色焉

楊貴妃忽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氲令宫人視之見一白鳳銜一書有似詔勑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宫人白貴妃貴妃起而熟視之遂命焚香親受其書命宫嬪披讀其文曰勑謫仙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庇族屬内則韓虢蠹政外則國忠秉權殊無知過之心顯有亂時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更愈深法不可

儹專兹告示且與沉淪宜令死於人世貴妃極惡之令宮闈間切祕此事亦不聞於上其鳳尋飛去其書藏於玉匣中三日後失之

天寶年中楊國忠權勢漸高四方奉貢珍寶莫不先獻之豪富奢華朝廷間無敵忽有婦人自投其宅請見國忠閽人拒之婦人大呌言於閽曰我直有一大事要白楊公爾如何艱阻我若不令得見楊公我當令火發盡焚楊公宅閽人懼遂告國忠國忠甚驚遽召見婦人見

國忠曰公為相國何不知否泰之道邪公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侈不節德義不修壅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久矣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跡以社稷為念賢愚不別但納賄於門者爵而祿之才德之士伏於林泉不一顧録以恩付兵柄以愛使民牧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婦人曰汝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不懼死邪婦人曰公自不知有死罪翻以我為死罪國忠極怒命左右欲斬之婦人忽

復自滅國忠驚疑未久又復立於前國忠問曰是何妖邪婦人曰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將被一匹夫傾覆公不解為宰相雖處輔佐之位無輔佐之功公一死小事爾可痛者國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亂將至矣胡怒之邪我來白於公胡多事也我今却退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災也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禄山起兵方悟胡字焉

杜修已者趙人也善醫其妻即趙州富人薛氏女也性

淫佚修已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食後修已出其犬突入室内欲齧修已妻薛仍似有姦私之心薛氏因怪而問之曰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勿齧我犬即揺尾登其床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畧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已出必姦淫無度忽一日方在内同寢修已自外入見之因欲殺犬犬走出修已怒出其妻薛氏後歸薛舅半年其犬忽突入舅家口銜薛氏髻而背負走出家人赶奪之不得不知所之犬擕薛氏直入恒山潛之每至夜即

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則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徧身白毛薛氏只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氏乃抱子迤邐出山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者遠詣薛贇家以告贇遽令家人取至家其所生子年十七形貌醜陋性復兇惡每私走作盜賊或旬餘或數月即復還薛贇患之欲殺焉薛氏乃私誡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種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他薛家豈合更不謹若更私出外為賊薛家人必殺爾實恐

爾累及他當改之其子大號泣而言曰我稟犬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為賊自然耳何以為過薛贇能容我即容之不能容我即當與我一言何殺我邪母當自愛我其遠去不復來矣薛氏堅留之不得乃謂曰去即可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爾之母爭忍永不見也其子又號哭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來耳攜劒拜母而去又三年其子領羣盜千餘人至門自稱曰將軍既入拜母後令羣盜殺薛贇之家屬唯留其母焚其宅攜母而去

古今說海卷九十八

古今說海卷九十九

明 陸楫 編

說畧十五 雜記十五

三水小牘 唐皇甫枚

韓文公之寢疾也名醫良藥日進有加而無瘳忽宵中驚悸既寤而汗霑衾裯命侍人扶坐小君問之良久曰向來夢神人長丈餘金鎧持戟直入寢門我不覺降階

拜之自稱大聖瞋目謂我曰睢遂骨梲國世與韓為讎吾欲討之而不能如何我跪答曰願從大聖討焉不旬日而文公薨果從其請矣

滎陽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鄭水以注之平時繞岸皆臺榭花木乃太守郊勞班餞之所西南壖多修竹喬林則故徐帥崔常侍彥曾別業也當咸通中龎勛之作變崔公為所執也湖水如凝血者三日而復未幾而其家亾問至余光啓初寓居鄭地故得之昔讀本朝書見河閒

王之征輔公祏也江行舟中宴羣帥命左右以金盌酌江水至忽化為血合坐失色王徐曰盌中之血公祏授首之徵果破之則禍福之難明也如是

陸存者愚儒也衰白之後方調授汝州郟城令時乾符丁酉歲也是秋王仙芝黨與起自海沂來攻郡途經郟城存微服將遁為賊所虜其酋問曰汝何等人也存紿之曰某庖人也乃令溲煎油作䭔䭓者移時不成賊酋怒曰這漢謾語把劒來存懼急撮麪兩手連拍曰祖祖

父父世世業業衆大笑釋之時縣尉李庭妻崔氏有殊色賊至為所掠將妻之崔氏大詬曰我公卿家女為士子妻死乃縁命豈可受草賊汚辱賊怒剖其心而食見者無不灑涕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獨一女子焉低鬟嚬蛾艷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平地怪石圍數畒上擢三峰皆十餘丈森然肖泰華也詢之老人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驟雨震邱陵震屋瓦一夕

而止遂有兹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為吾立祠於山前山亦吾所持來者無曠時祭當福汝鄉人遂建祠官書祀典歷數世矣咸通末余調補縣印吏實尸嘗祭與同舍生譙國夏侯禎偕行祭畢與禎縱觀祠内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酹曰夏侯禎於年未有匹偶今者仰覿靈姿願為廟中掃除之隷神其鑒乎既舍爵乃歸其夕夏侯生懺恍不寐若為陰靈所中其僕來告余走視之則

目瞪口噤不能言矣余謂曰得非女靈乎禎領焉余命吏載楮鏹潔尊席而禱曰夫人嶽鎮愛女疆埸明祇致禾黍豐登戢虎狼暴殄斯神之任也今日之祭乃郡縣常祀某職其事敢不嚴恭豈謂友生不勝醱斝之餘至有慢言黷於神聽令疾作矣豈降之罰邪抑果其請邪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是違好生之德當專戮之辜帝豈不降鑒而使神祇虐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舍貞靜之道播淫佚之風緣張碩而動雲軿顧

交甫而解明珮若九闇一吽必貽幃箔不修之責况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聽之奠訖夏侯生康豫如故

渤海封夫人諱詢字景文天官侍郎敖孫也諸兄皆貢士有聲於名場夫人氣韻恬和容止都雅善草隷工文章盛飾則芙蕖出緑波巧思則栁絮因風起至於婉靜之法剪製之工固不學而生知嫺黨號為淑女咸通戊子歲始從媒贄移天于殷門故秘省校書保晦遐搆遐

排兄余寮壻也愛鍾自出姑實親姨夙夜烝蒸劬勞無怠廣明庚子歲妖纒黄道釁啓白丁關輔烽飛輦轂遐狩以天府陸海之盛奄化于鯨鯢腹中即冬十二月七日也邦人大潰校書自永寧里所居盡室潛于蘭陵里蕭氏池臺地隣五門以為賊不復入至明日羣凶霧合秘校遂為所俘賊酋覩夫人之麗將欲叱後乘以載之夫人正色相拒確然不移誘説萬辭但瞑目反背而莫顧日將夕賊酋勃然起曰行則保羅綺於百齡止則取

齏粉於一劍夫人奮袂罵曰狂賊狂賊我生於公卿高門為士君子正室琴瑟叶奏鳳凰和鳴豈意昊天不容降此大厲守正而死猶生之年終不負穢包羞於汝逆豎之手言訖遇害賊酋既去秘校脫身來歸侍婢迎門白夫人逝矣秘校拊膺失聲而前枕屍於股大慟良久揮淚於夫人面曰景文景文即相見遂長號而絕三婢子覩主父主母俱殞乃相攜投浚井而死人曰噫二主二夫實士女之醜行至於臨危抗節乃丈夫難事豈謂

今見於女德哉渤海之媛汝隂之嬪貞烈規儀永光於彤管矣辛丑歲遐擕兒出自雍話兹事以余有春秋學命筆削以備史官之闕

廣明庚子歲余在汝墳温泉之别業夏四月朔旦雲物暴起於西北隅瞬息間濃雲四塞大風壞屋拔木雨且雹雹有如杯棬者鳥獸盡殪被於山澤中至午方霽覩行潦之内蝦蟹甚衆明日余抵洛城自長夏門之北夾道古槐十拔去五六矣門之鴟吻亦失矣余以為非吉

徵也至八月汝州召募軍李迯光等一千五百人自鴈門回掠東都南市焚長夏門而去入蜀自兹諸夏騷蕩矣上天垂戒豈虛也哉

許州長葛令嚴郜衣冠族也立性簡直雖羈束於官署常畜退心咸通中罷任乃於縣西北境上陘山陽置别業良田萬頃桑柘成隂奇花芳草與松竹交錯引泉成沼疎阜為臺盡登臨之志矣夫人河東裴氏有三女長適滎陽鄭氏次適京兆杜氏幼曰阿珊特端麗妍瑩乙

已歲年十五矣時清明節嚴公盡室登陘山山西岑有鄭大王祠乃於祠中薦酒饌令諸女縱觀日晚方歸降及山之半旋風忽起于道左繚繞諸女塵坌陰晦衆皆驚懼而阿珊獨仆於地色變不能言鬟上失雙金翹乃扶持而歸召巫者視之巫譯神言曰我鄭大王也今聘爾女為第三子婦其家遽使齎酒殽紙錢令巫者詣祠祈之既至得金翹於神坐上巫者再三請禱神終言不可明日阿珊殞便憑巫言以達所以嚴氏遂令送服玩

設禮筵于祠内厥後每有所須必託巫言告其家嚴公夫人即余室之諸姑也故得其實而傳之

古今說海卷九十九

古今說海卷一百

明 陸楫 編

說畧十六 雜記十六

談藪 宋龐元英

王公袞字吉老宣子尚書之弟先墓在會稽西山為掌墓人奚泗所發公袞訴之郡杖之而已公袞憤甚奚泗受杖詣公袞謝罪公袞呼前勞以酒拔劒斬之持其首

詣郡宣子時爲侍郎奏乞以己官贖罪詔給舍集議中書舍人張孝祥等議上詔赦之猶鐫一秩當時公家孝名聞天下永嘉王十朋以詩美之公家性甚和平居常若嬉笑人謂之笑面虎

甄龍友雲卿永嘉人滑稽辯捷爲近世之冠樓宣獻自西掖出守以首春觴客甄預坐席間謂公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盛公問其故甄曰以果匳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末已至此公爲罰掌吏衆訾其猥率遊天竺寺集詩

句贊大士大書于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曰是溫州狂生用之且敗風俗上曰惟此一人朕自舉之甄時為某邑宰趣召登殿上迎問曰卿何故名龍友甄罔然不知所對既退乃得之曰君為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為友由是不稱旨猶得添倅後至國子監簿甄嘗頌臨安北山大佛頭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見一撅禪人多許之

沈詹事特坐葉丞相論恢復貶筠州沈方售一妾年十七八攜與俱行處筠凡七年旣歸呼妾父母以女歸之猶處子時人以比張忠定公詠會稽潘方仲矩爲安吉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錢處和參政好餌鼠爲侍從居臨安每日食畢輒以大盆貯餘饌三擊盆則羣鼠累累然來食訖乃去以爲常

洎還政府鼠復至以其相距差近不怪也已而帥越帥閩繼掛冠歸里鼠至如初迨錢亡乃不見

洪文惠文敏兄弟皆畏内雖少年貴達家有聲妓之奉往往不能快意王宣子知饒州景伯家居喪偶宣子弔焉主人受弔已延容至内齋喚酒小酌甫舉杯羣妾坌出素粧靚態黛色粉光不異平日謔浪笑語酒行至無算景伯半酣握王手曰不圖今日有此樂賓主相顧一笑後二十年宣子謝事歸越景盧來為守時已鰥居暇

日宣子造郡齋景盧留欵亦出家姬侑席笑謂王曰家兄有言不圖今日有此樂王為絶倒

謝希孟在臨安狎娼陸氏象山責之曰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愧於名教乎希孟敬謝請後不敢他日復為娼造鴛鴦樓象山聞之又以為言謝曰非特建樓且有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世之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黙然希孟一日在娼所忽起歸興

遂不告而行娼追送江滸泣涕戀戀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著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於我心付與旁人可希孟與鄉人陳伯益好相調戲伯益面黑而狹多髯希孟入其書室見寫真掛壁上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髭髯不仁侵擾乎其旁而不已於是乎伯益之面所餘無幾此語喧傳伯益病之而莫能報希孟後避寧宗諱改名直字古民伯益於是以兩句

咏其名炊餅擔頭挑取去白衣鋪上喝將來聞者笑倒伯益又嘗寫真衣皁道服躡僧鞵希孟贊之曰禪鞵俗人鬚鬢道服儒巾面皮秋水長天一色落霞孤鶩齊飛曹詠侍郎妻碩人厲氏餘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仳離而歸乃適詠時尚武弁不數年以秦會之姻黨易文階驟擢至徽猷閣守鄞元夕張燈州治大合樂宴飲曹秀才攜家來觀見碩人服用精麗左右供侍備極尊嚴謂其母曰渠乃合在此中居享如此富

貴吾家豈能畱歎息久之詠日益顯為戶部侍郎尹京

會之殂詠貶新州而亡碩人領二子取喪歸葬二子復

不肖家貧蕩析至不能給朝晡趙德老觀文亦厲氏壻

碩人從父妹也憐其老且無聊招置四明里第養之終

身碩人間出訪親舊過故夫曹秀才家門庭整潔花竹

蓊茂顧侍婢曰我當時能自安於此豈有今日因泣下

數行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羨世態翻復不可料如此

方詠盛時鄉里奔走承迎惟恐後獨碩人之兄厲德斯

不然詠衛怒帥越時徳斯為里正詠風邑官胥治百端冀其祈已竟不屈曾之甫殂乃遣介致書于詠啓封乃樹倒猢猻散賦一篇洎新州之行又以十詩贈行其一云斷尾雄雞不畏犧憑依撥禍復何疑八千里路新州瘴歸骨中原是幾時詠得詩憤極然無如之何

韓侂胄暮年以冬月攜家游西湖畫船花舆徧覽南北二山之勝末乃寘宴於南園族子判院與焉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為土偶負小兒者名為迎春黄胖韓顧族子

汝名能詩可詠即承命一絕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為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

樓叔韶鏞初入太學與同窓友厚善休日友謂叔韶寂寂不自聊吾欲至一處求半日適飲醇膳美又有聲色之玩但不可言君性輕脫或以利口敗吾事能息聲則可偕往樓敬諾要約數四乃相率出城買小舟沿葦行將十里舍舟陟小坡行道微高下又二里得精舍門徑

絕卑小而松竹花草楚楚然友款于門即有小童應客主人繼出乃少年僧姿狀秀美進趨安詳殊有富貴家氣象揖客曰久別甚思款接都不見過何也揖樓為誰友曰吾親也遂偕坐款語十刻許僧忽回顧日影下庭西笑曰日旰二君餒乎便起推西邊小戶入華屋三間窻几如拭玩具皆珍奇喚侍童進點心素膳三品甘芳精好不知何物所造徹器命推窻平湖當前數十百頃其外連山橫陳樓觀森列夕陽返照丹碧紫翠互相發

明漁歌菱唱隱隱在耳騁望久之僧取麈尾敲闌干數聲俄時小畫舫傍湖而來二美人徑出登岸靚粧麗色王公家不過也僧命具酌指顧間觴豆羅陳窮極水陸左右執事童皆佼好杯行美人更起歌舞僧與友譃浪調笑歡意無間樓神思惝恍正容危坐噤不敢吐一語伺僧甃起挈友臂扣所以友愠曰子但飲食縱觀何用知如許而觴十餘巡夜已艾僧復引客至小閣中卧具皆備曰姑憇此遂去壁外即僧榻試穴隙窺則徑擁二

姬就寢友醉甚大軒樓獨彷徨不寐起如厠一童執燭容詢之此為何地童笑曰官人是親戚何須問樓反室展轉通宵時側耳審聽但聞鼻息齁齁而已將曉僧已至客寢問安否盥櫛畢引入一院制作尤邃巧簾幕蔽滿庭下奇花盛開香氣蓊勃小山叢竹位置愜當回思夜來境界已迷不能憶迨具食則器用張陳一新食品加精獨二姬竟不復出食罷各去僧送之門鄭重而别由他徑絶湖而歸樓惘惘累日疑所到非人間數問友

但笑不答亦許尋舊遊而樓用他故亟歸鄉其後出處
參商訖不克再偕
唐小說記紅葉事凡四其一本事詩顧況在洛乘間與
一二詩友遊苑中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
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
流亦題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
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又
於葉上得詩以示況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

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明皇代以楊妃號國寵盛宮娥皆衰悴不願備掖庭嘗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況聞而和之既達聖聽遣出禁内人不少或有五使之號況所和即前四句也其二雲溪友議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其三北夢瑣言進士李茵嘗遊苑中見紅葉自御溝出上有題

詩曰與盧渥詩同 其四玉溪編事侯繼圖秋日於大慈寺倚闌樓上忽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斂愁蛾為鬱心中事搦筆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余意前三則本只一事而傳記者各異耳劉斧青瑣中有御溝流紅葉記最為鄙妄蓋竊取前說而易其名為于祐云本朝詞人罕用此事惟周清真樂府兩用之歸花遊云信流去想一葉怨題今到何處六醜詠落花云飄

流處莫赴潮汐恐斷水上有相思字見得脱胎換骨之妙極矣清真名邦彦字美成徽宗時為待制提舉大晟樂府

大溪山在廣州境舊山有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則見之土人預備墨紙刷篛入其中以手摸石壁覺有罅隙若鐫刻者以墨刷其上紙覆其上印模而出洞亦隨閉持所印紙視之或呪語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無所得者呪術藥方應用無不

效驗益南法之所出也

湖南北沙板皆自地發多在人家迸出如筍長數十丈大數十圍或一或二或數株並出人家遭此者皆折裂傾陷屋宇然析之為板其利甚博因此家道日進故俗以為吉祥亦有掘地得板一窖至數百片土人往往以鐵為長梗入山剌地有板處鐵不能入殊不知地中何以有此也毛羲夫云往年平江大旱河水盡涸居民就河底掘旱井或有掘得沙板者愈取愈多相去五里十

里必有一處多至四百片亦有得沉香者滄洲云洞板完全者最難得補綴精密雖巧目亦不能辨以沸湯沃之則敗矣

嚴州壽昌縣道旁有朱買臣廟貌其地有朱池朱村居人多朱姓朱謙之詩云貧賤難堪俗眼低區區何事便雲泥會稽已得無他念秖為歸來詑故妻束薪行道自歌呼越俗安知有丈夫一見印章驚欲倒相看方悔太模糊

漁溪云曩在筠州新昌縣嘗出遊歴將至五峯馬上遥見山中草木蠕蠕動疑為地震馭者云滿山皆猴也數以千萬計行人獨過常遭戲虐每羣呼跳踉而至扳緣頭目齧項手足〈冢〉成毛毬雖有兵刃亦無所施往往致死夜宿民家犬為虎銜去明日至寺問山中有虎乎曰無有何以無曰山中皆大林虎安敢來余曰林木森森虎所隱庇何為不來曰大木上多𪕋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虎身著處必生蟲則徧身瘡爛以至

乎死故畏不敢至方悟宣城包氏畫虎皆平原曠野茅草叢薄中亦有棘枝尋丈未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譬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蠹損又可證也賴省幹之卜天下知名賴建寧人挾妖術殺人祭鬼常於浙中尋求十餘歲童女養之以充用其母喜誦佛書女習念心經後此女次當供祭沐浴裝飾寘空室中鐍其戶而去女自分必死夜且半覺有物自天窻下光煜煜然不勝怖急念揭諦呪忽口中亦有光出此物逡巡

欲進復却女誦呪益急良久口中光漸大直出射此物物仆牀下鏗然有聲不復起其室近街俄而警夜卒過焉女大呌殺人卒報所屬率衆破壁取女出視壁下物乃大白蟒死矣捕賴及家人鞫問具伏黥配海外籍其家令為詹安撫居宅

徑山寺主園僧行菜畦間為蛇傷足久之毒氣蔓延一脚皆爛號呼宛轉常住為招醫積費數百千不能愈有游僧見之曰吾能治此命汲淨水洗病脚腐膿敗肉悉

去之易水數器瘡上白筋數見浥以軟帛解包取藥末
均糝瘡中惡水泉涌良久乃止明日淨洗如初日日皆
然但見水漸淤肉漸生一月之後平復如舊主僧及合
寺大喜欲謝以錢物僧云吾與山門結緣豈因以利却
不受他日主僧具食延之謂曰山中蛇虺多被傷者時
有之誠願得奇方以備急僧云和尚有命敢不從但此
方來處絕妙不必廣傳香白芷為末入鴨觜膽礬麝香
各少許臨期以意斟酌之未幾僧去長老升座以此方

徧告諸人

孫琳路鈐本殿前司健兒寧宗為郡王病淋日夜凡三百起國醫罔措有與孫善者薦其能光宗時在東宮亟使人召之至孫求二十錢買大蒜淡豉蒸餅三物爛研合和為丸令以溫水下三十丸且曰今日進三服病當退三分之一明日再進如之三日則病除已而果然賞以千緡奏官右列或問其說孫曰小兒何緣有淋只是水道不通利蒜豉皆通利無他巧也張知閤久病瘧遇

熱作時如火年餘骨立醫以為虚餌之茸附熱愈甚招孫診視許謝五十萬孫笑曰但安樂時湖上作一會足矣命官局贖小柴胡湯三貼服之熱減十九又一服病脱然孫曰是名勞瘧熱從髓出又加剛劑剥損氣血安得不瘦蓋熱藥不一有去皮膚中熱者有去臟腑中熱者若髓熱非柴胡不可北方銀州柴胡只須一服南方力減於此故三服乃效今却可進滋補藥矣一少年子娶妻後得軟脚病疼特甚醫以為脚氣孫聞之曰吾不

必診視但買杜仲一味寸斷片析每一兩用半酒半水合一大盞煑六分頓服之三日能行又三日如未嘗病者孫曰府第寢處高明衣履燥潔無受濕之理特新娶色欲過度致然杜仲專治腰膝以酒行之則為效易矣其伎大畧如此奇驗

朱中直府判為池之青陽簿老吏言紹興初有縣丞夫婦皆年三十而無子令吏輩求嬰兒為嗣不數日輒死又求之數年内凡失十餘子最後一子死棺殮就焚其

本生父母來視之循其體兩股微熱復視之陰囊已破去㙐賢矣哭告于官追丞家人劾治具得其狀乃丞用道人授房中之術用嬰兒腎入藥偽為求嗣實為藥資案成丞死于獄不克正其罪

金帥見一卒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嬖殊甚帥有所佩匕首極利寢則枕之他日方寢此婦取匕首將殺之帥覺驚問婦曰將殺汝帥曰何故曰我夫為汝殺吾欲報仇帥默然久之曰吾不忍殺汝當為汝別求夫乃盡集

諸將使自擇婦指一人即以嫁之邱宗卿同容談此曰此其所以為金帥也

京師士人出遊迫暮過人家缺牆似可越被酒試踰以入則一大園花木繁茂徑路交互不覺深入天漸暝望紅紗籠燭而來驚惶尋歸路迷不能識亟入道左小亭氈下有一穴試窺之先有壯士伏其中見人驚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人十餘靚粧麗服俄趨亭上競舉氈見生驚曰又不是那一个又一婦熟視曰

也得也得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洞房曲室羣飲交戲五鼓乃散士人懲倦不能行婦貯以巨篋舁而縋之牆外天將曉懼為人所見强起扶持而歸他日跡其所遇乃蔡太師花園也

今軍營中有天王堂按僧史天寶初西蕃寇安西奏乞援兵明皇詔不空三藏誦仁王護國經帝見神人帶甲荷戈在殿前不空云此毗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往救安西也後安西奏有神人長丈餘被金甲鼓角大鳴蕃

冦奔潰斯須城上天王見形謹圖形上進因勑諸節鎮所在州府於城西北隅各立天王形像佛寺亦别院安置但不知何時流入軍營耳

趙德老常戲言明州有三賤燒底賤著底賤喫底賤或問其故曰燒底是燈草著底是草鞋喫底是鹽又云慈谿縣有三薦茶店湯瓶不曾薦客店床上無藁薦大街上好放薦皆可資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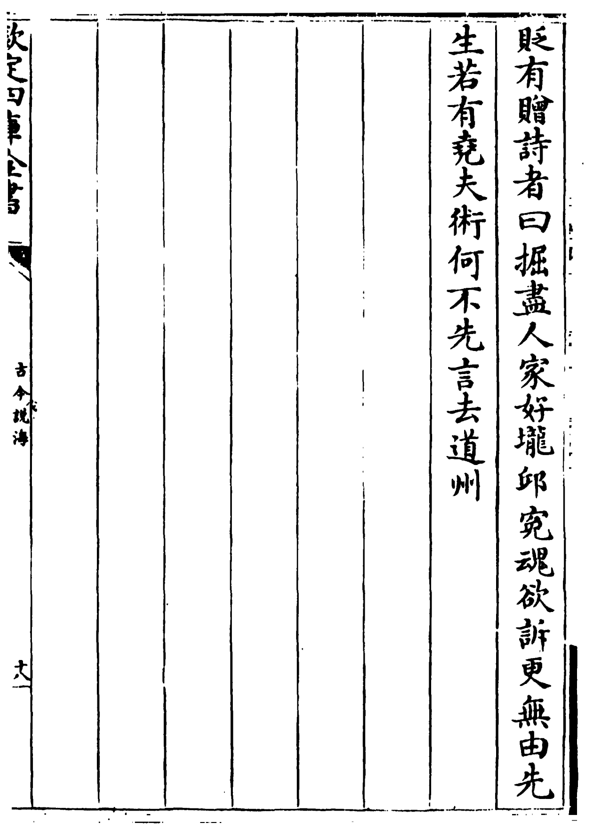
德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者絶無踪迹一總轄謂其徒

曰恐是市上弄猢猻者試往脅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伏乃令猢猻由天窻中入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又一總轄坐壩頭茶坊有賣熟水人持兩銀盃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行過就飲總轄遥見呼謂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將執汝客慙悚而去人問其故曰此姦盜之魁也適飲水時以兩手捧盃蓋度其廣狹作偽

者以易之耳吾既見安得不問韓王府中忽失銀器皿
數事掌器婢呌呼為賊傷手趙從善尹京命總轄往府
中測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伏歸白趙云適視婢瘡
口在左手蓋與僕有私竊器與之以刃自傷偽稱有賊
而此僕意思有異於衆以是得之
建寧監作院鄭江三衢吏也以棘寺推司得官嘗云岳
鵬舉初入獄欲坐以得督視所劄子令策應而三日不
行為違節制當行軍法何伯壽承奏命治其事乃謂岳

曰相公但放心若相誤令某子孫皆無眼岳乃署竟坐死何由此得執政既而其家生子果皆青盲此事得於老吏

蔡元定字季通博學强記通術數遊朱晦翁門極喜之詹元善尤重之薦其傳康節之學命使定歷密院劄令赴行在蔡雖不應命人猶以聘君稱之晦翁以道學不容於時胡閎章疏併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州以死蔡善地理學每與鄉人卜葬改定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



貶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壠邱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古今說海卷一百